

祖父

□申功晶

祖父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仙逝了。关于祖父的相貌,在书桌底层木柜的小木盒里存着一张他老人家的黑白正面照;关于祖父的生平,只能从父亲、姑伯、堂姐口中得知了。

我的祖父叫申振云,是明嘉靖状元、万历首辅申时行第二十一世孙,流传江南已久的评弹《玉蜻蜓》主人公徐元宰的原型。申首辅的绣像刻在沧浪亭五百贤祠内供人瞻仰,我特意跑去沧浪亭,拿祖父的照片和申时行比,酷为相似:隆长脸、高颧骨、尖下巴。

祖父幼年失怙,全凭寡母一人含辛茹苦拉扯成人,他为生计所迫,少年奔波于京杭大运河经商,人到中年,事业风生水起,在苏州东南一隅置地造房。祖父虽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却始终不忘骨子里流淌着读书人的血液,他致力培养儿女读书,祖父常言“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

祖父是个思想开明的资本家,他“重女轻男”,视小女儿(我的姑母)为掌上明珠,在物质紧张的上世纪70年代,也毫不心疼用几个月的薪水给她买了一架昂贵的手风琴;我的堂姐,总感慨万千地回忆起幸福的童年时光:骑在爷爷脖子上逛观前街,去大光明看电影,吃“双色球”冰淇淋球。只可惜,“文革”时期,祖父作为资产阶级分子被遣下苏北农村改造,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将他打熬得油尽灯枯,身子骨日渐衰弱,返城不久,突发脑溢血去了另一个世界。

祖父爱读书,老宅后花园有

一栋独立的藏书楼,里头有原版的外文书籍、绝版的古籍典藏。每逢休息,祖父便躺在阁楼的藤塌上,摇头晃脑地吟诗作赋。

祖父爱喝茶,倒也不挑剔龙井抑或碧螺春,只要绿茶便好,下午,去茶楼买一客生煎馒头、几个蟹壳黄当作茶点。

祖父爱吃面,苏式虾仁鳝糊面、焖肉爆鳝面是他的最爱,每天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双浇面落肚,赛过活神仙。

祖父爱美食,点一桌子菜,一个人笃定吃了大半桌子,方擦擦嘴巴离开,自此,得了个“申半桌”的雅号。

祖父爱老婆,是个出了名的“妻管严”,每月雷打不动地把收入分文不少地上缴给身为全职家庭主妇的祖母打理。祖母患病期间,他不惜重金托人从香港捎带昂贵的进口药。用现在的话来说,系“暖男”一枚。

说来也奇,我们这一对素未谋面的祖孙居然有着惊人相似的嗜好:我十岁上就开始喝茶,每天泡好一杯酽酽的绿茶,方能静下心摊开书本做作业;身为江南人的我却钟爱面食,对汤头要求也甚为挑剔,须用猪骨、鳝骨、虾壳熬制;嗜好读书,藏书成癖。基因,真是个神奇的玩意儿,它不但延续着祖上的血脉,秉承了祖上的嗜好,更让我有机会实现祖父未尽的文学梦想。

坐落在景德路上的环秀山庄曾是申时行的宅邸,也是申家祖宅,每次上、下班路过,下意识停下脚步,仿佛依稀看见一个清瘦削的青年,撩起长袍,跨过高高的门槛,替本房大哥去乡下催收租米。



〔波兰〕库兰·博古斯卡木刻《企盼》

青石街 142号 NEW SUPPLEMENT

悠然见南山

□张燕

退休前的一次例行体检,把我吓了一大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一样不少。

办完退休手续,我去了江宁郭家边,那里有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认识的农民朋友老郭。老郭早就盖起了三层小楼,可惜,孩子们嫁的嫁,出去工作的出去工作,十几间房子闲得只有养老鼠。见我来,老郭开心极了。推来搡去地讲好,我租老郭一层楼房,租金每月50元。

小楼清清爽爽,水电齐全。房屋的四周是一座不高的小丘岭,上面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茂密林木,不远处,就是乡亲们用来洗洗涮涮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平日里蹲在水埠头洗碗的时候,不知趣的小鱼儿,一个劲地往碗里撞呢!

我养了一只叫“丢丢”

的狗和一只叫“咪咪”的猫做伴,没事我上山走走的时候,这“哼哈”二将必守护左右。我还养了二十只鸡两只鸭,我家人每隔十天半月就要从我这儿拎走一袋子鸡蛋。嘴刁的他们再也不肯吃超市买的鸡蛋了。每当家人来看我,我就领着他们兴头地爬山,林子里真静啊,空气好得让你恨不得扒出肺来痛快地把它们全部吸入身体。我老伴嫉妒地两眼发绿,直恨自己为什么还不到退休年龄——“福都让你独享了!”我告诉他,我不仅仅享受,还干了点正事。

小村有宽带,我在城里枯了的灵感,在这里复活了,那个给我送报纸送稿费单的小伙子成了我的好朋友,豁达、快乐就如小山上的白云一样时时环绕着我。

不久前,我又去人民医院体检了,说来也怪,我的那些老年病都不翼而飞了!

寂寞的村庄

□谢慕荪

老家离我们居住的城市不过四十分钟车程,但平时一家人都忙,并不常回去。上周末,难得我和爸妈都有空,于是决定回趟老家,看看爷爷奶奶。出发前一天,爸爸和叔叔、姑妈打电话,约了第二天一起回去。叔叔住另一个城里,姑父姑妈住镇上,也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趟老家。

爸爸开车回去。路上我打开车窗,阳光下,各种树叶竟然有比春天更绚烂的感觉,尤其是紫薇,叶子有点红,有点褐,有点枯黄,斑斓到极点,实在是比纯粹的红花要好看得多。当然还有银杏,那一树灿烂的金黄,风一吹,耀眼地翻来翻去。

越接近老家,树越漂亮。爸爸说,以前这些树地都是农田,现在显然是变成苗木经济林了。在快到老家时,经过几个农场,新竖起的石牌坊上写着桃花山庄、生态园之类。从公路上转下去,路边的村庄就是老家了。

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村里很安静。转过胡同,再转个弯,就看到一溜冬青围成的小园子了。爷爷手上拿着什么东西从灶房里出来,看到我们,很开心地说:来了?赶紧歇一下。

我先进了灶房,姑父正在煤气灶上烧着大虾,老灶上不知道正煮着什么,香气扑鼻。奶奶坐

在小板凳上择菜,看到我她也很开心,说烧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灶房地上有一堆青菜,一堆芹菜,还有一堆萝卜。奶奶说,现在村上没田了,村前小河边的菜地也被河道管理处收了,但她在村头屋角还是种了不少菜。

爸爸叔叔坐在外面走廊上和爷爷喝茶说话,一会儿一个住在前面的邻居老人走了过来,老人个子很小,很和蔼,以前我就知道他已八十多岁了,几个儿子都在城里做事,好像一个还做了局长。爸爸叔叔站起来和老人打招呼,他一边应着一边对爷爷说:啊呀,儿女都回来了啊!爷爷也笑着应:是啊,是啊!来坐坐,喝茶。于是拖条小凳子过去,坐下来喝茶说话。外面中午的阳光正好,很明亮。

午饭桌上,不开车的人都倒了点酒,大家吃得热热闹闹,像过年时一样,笑着、说着。吃完后,奶奶去收拾,其他人有的喝茶,有的到屋后转转。屋后有棵巨大的白杨树,爸爸说是他小时候和爷爷一起栽的,应该有三十年多了。

下午,我们几家人先后和爷爷奶奶告别。爷爷奶奶送我们到停车场,看着我们上车。车出村转弯时,我看到他们还站在路边张望。

只有爷爷奶奶的村庄,在太阳落山后,应该会有些寂寞吧?

小鱼好吃

□李波

买小鱼似乎不大体面,只好说是买回去猫吃。我就是那只猫——馋猫。

买小鱼老板不给拾掇,说没时间耗。老婆不怕麻烦,耐着性子一条条拾掇。经过她妙手加工,小鱼便成了美味佳肴。吃着小鱼,抿着小酒,“五星级”的享受。

吃着小鱼,就会想到小时候母亲为我炖小鱼的情景。一根缝衣针用火烧红,筷子压着便弯成一个鱼钩;找来棉线、竹竿,钓竿就做成了。屋后有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小鱼儿在水里嬉戏,时不时溅起水花。起个大早,在上学之前能钓上十来条小鱼,鳑鲏、“罗伙儿”、

“参子”、小鲫鱼之类。有次运气好,一下钓起两条小鱼,一条咬着钩,一条咬着鱼线下端拴钩的棉线疙瘩。那时水里的小鱼也饿疯了。

红烧不够量,母亲便把小鱼拾掇好,装在小碗里,滴上几滴香油,撒点盐,放点生姜、葱末,待烧饭炒饭锅时,将小碗放到饭上,盖上锅盖,再微火烧一会儿。饭熟了,小鱼也就炖熟了,揭开锅盖鱼香四溢。

现在大鱼吃腻了,觉得小鱼好吃;小时候大鱼吃不到,才觉得小鱼好吃。如果要问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谁做的小鱼更好吃,我还是要说,母亲为我炖的小鱼,做工简单,味道纯正,那滋味一直绵延在记忆里。

微观

○ ○ ○

下雪了吗

董改正

你那里下雪了吗?这一声问,是我想到你。你会因此而温暖,嘴角上扬,把微笑投给我吗?想象一场寒流,冻得水瘦山寒,冻得你蹙眉、跺脚。你那里下雪了吗?我知道你有火炉,有绮窗,知道你会在白蒙蒙的玻璃上,画个笑脸,可是,依然担心你孤单。

我如此问你,是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无奈,许多缘分无法续写。我如此问你,是因为曾经的岁月里,有过风,有过雪,有过我为你、你为我风雪无阻的往事,而我,相信你,也依然记得。

这一问,那么辽阔。文字和语言,怎能传递真实的温度,真的就远了么?远得我不知道你的天空是否铅云低垂,不知道你下一站路牌叫什么,不知你在聚会的欢乐里会不会突然泪流。因为你“那里”,我“这里”,你我不在一起,黄昏欲雪时,酒绿火红,不能问:能饮一杯无。

芹之美者

章铜胜

通常说的芹菜有两种,一种是水芹,一种是旱芹,旱芹又称香芹。

“萋蒿满地芦芽短”的时候,正是水芹菜最香嫩的时候。和朋友结伴去春游,顺道去江边的沙渚之地采上几把水芹,去叶,洗净,切寸段,素油清炒,色翠绿,汤淡紫,香清馨,堪称脱俗之味。香芹的香,浓而醇,有别于水芹。香芹入菜,要搭配好,才会相得益彰。香芹炒百合,取香芹的脆香,百合的绵糯,既相互借了味,也相互陪了衬。香芹溜虾仁更是佳配。香芹有清瘦之态,虾仁有肥润之质,一青一红之间,其美不可言说。

《列子·杨朱》中说,从前有个人,他在乡里的豪绅面前吹嘘芹菜如何好吃,豪绅尝了之后,竟“垂于口,惨于腹”了。乡人献芹,成了不揣浅陋的一己之意,殊为可惜。

白雪如酒

路志宽

如亿万朵撑开小伞的蒲公英,或数不清的飞舞的柳絮,漫天飞舞,这就是你降落时的样子。那是一幅画,每年的冬天,都在故乡被挂出来,展出几次。

风的冷,天的寒,逼得人们不得不向一杯酒靠近。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白雪,就是一杯乡愁酿造的烈酒,饮下,值得大地在品,值得山川河流在品,值得花草树木在品,值得目光和心灵在品。就着北风,我仰面狂饮几口,这么白的酒,这么烈的酒,舍不得散席的心灵,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一些人,疯狂地在雪地上,跑来跑去。索性就摔倒吧,倒在白酒的怀抱里。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